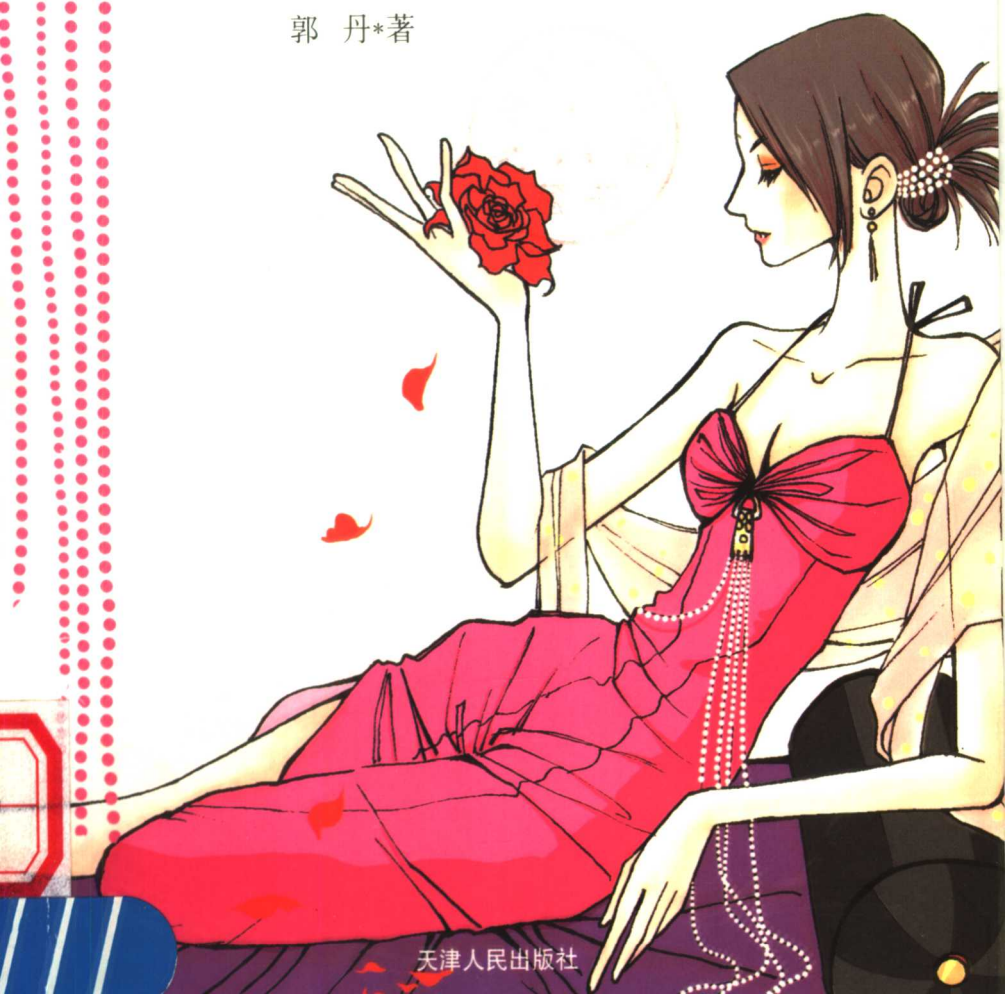


* 蔷薇* The last lover of Your Excellency Ambassador 笙歌*

郭 丹*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* 蔷薇 * The last lover of Your Excellency Ambassador 笙歌 *

郭丹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蔷薇笙歌 / 郭丹著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
2005.7

ISBN 7-201-05096-6

I. 蔷... II. 郭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66630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23332446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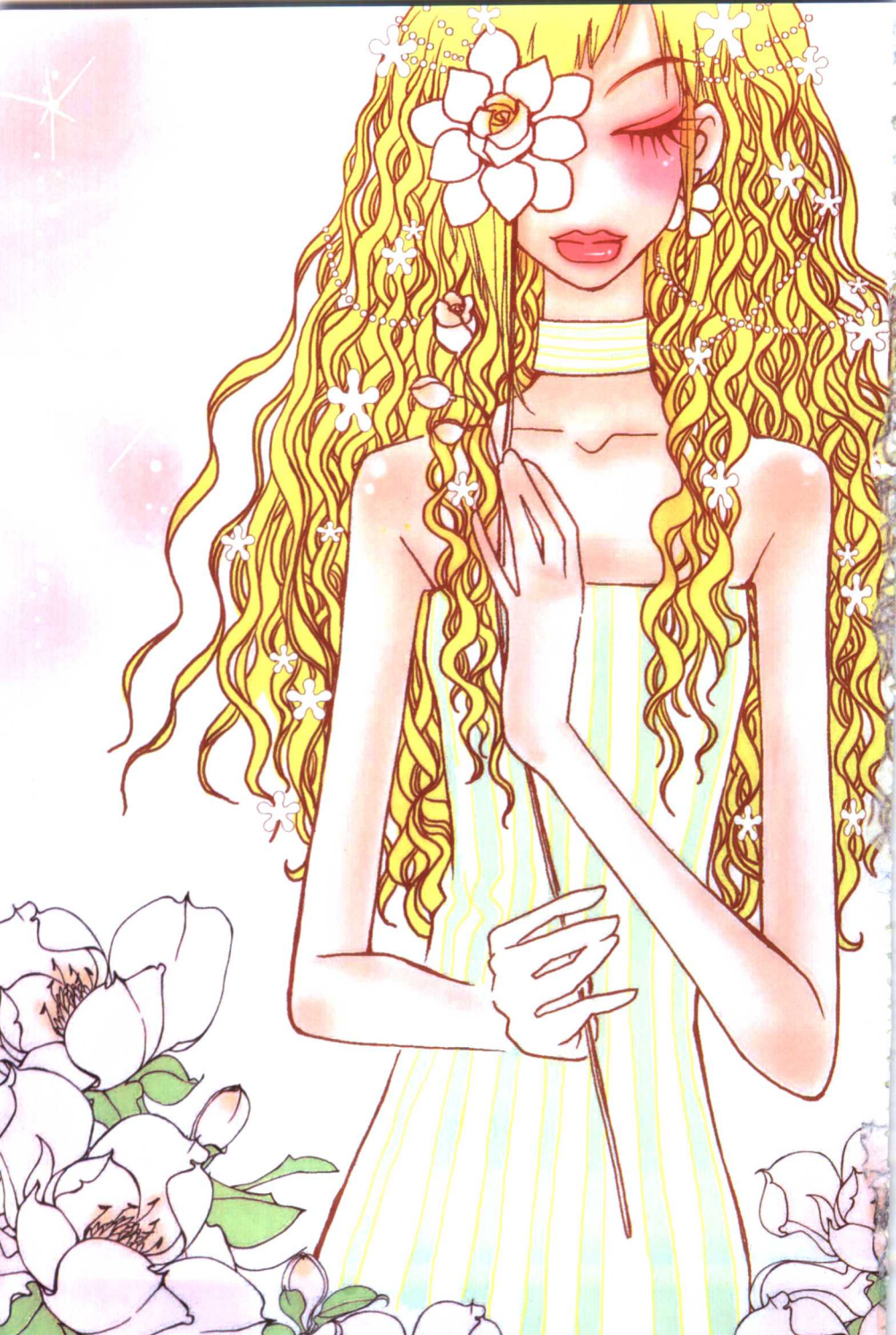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25 印张

字数: 105 千字 印数: 1-12,000

定 价: 17.80 元



如果有一天，我可以不爱你，我将不再寂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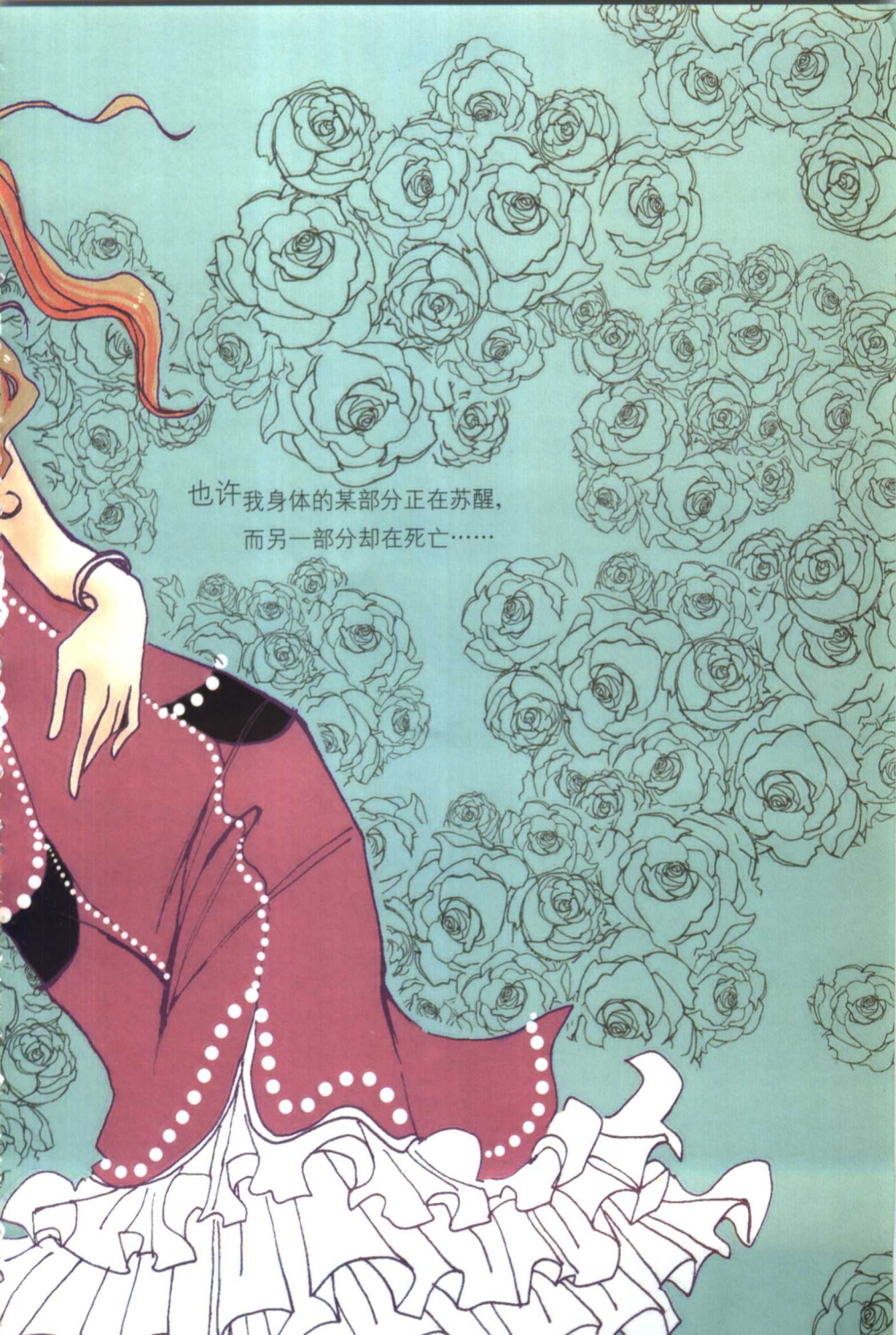


生命的奇妙之处就在于，

我们每天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对它总有期待。







也许我身体的某部分正在苏醒，
而另一部分却在死亡……

那天，不知怎的，就遇上了罕见的大塞车——北京的交通一向成问题，但是堵得这么厉害也不多见，尤其在长安街上。

“都怨你！”我恶声恶气地对着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助理索菲说，“一个眼影擦了画、画了擦，弄得出门这么紧张。要是误了时间，这个月的奖金就别拿了。”

索菲低着头，不敢吱声，半晌才讨好似的引开我的注意力，说：“夏小姐，这别是又来了什么政界要人，有车队经过吧？”

我的气并没有消，一听她这么说，顿时冷笑两声，道：“什么是‘要人’？在我们头顶上，个个都是‘要人’，今天就有一堆‘要人’要我们接待。你大小姐倒好，涂脂抹粉弄个没完没了，我让你主持活动，可没让你来相亲呢！”



索菲被我抢白，脸上有点挂不住，讷讷地回嘴道：“也不完全是我的错，谁知道妮娜这蹄子这般上不得台面，临阵脱逃，我这才乱了手脚……”

“还敢顶嘴？”我怒目相向，“妮娜我自会处理她，她倒是人大心大，主意拿得比谁都正。可是你那副手忙脚乱、抓耳挠腮的傻样，真真辜负我平日的栽培了。”

索菲好一阵子不出声，我也没心思搭理她。

2 街口的交通指示灯红了绿、绿了又红，前面的车龙却一动也不动。我绝望地抱着方向盘，嘱咐索菲道：“打个电话给协办公公司的玛丽，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。”

“噢，”索菲忙忙地打了电话，又转头对我谄媚地笑，“其实夏小姐不必太过着急，我们有工作人员在那边，即使有客人问起也不会措手不及的。”

我从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不正眼看她。她讪讪地掏出镜子，照了照自己那张浓妆艳抹的脸，又没话找话道：“话说回来，妮娜也真是有苦衷的，那个佟太太非常难缠，上回外资银行周年庆上，当着所有名媛的面抢白妮娜，说我们的产品这里不好那里不妥，妮娜当场就下不来台……这次又要和佟太太同场，任是



谁也受不了！”

我微微一笑，从银烟盒里抽出一枝烟，说：“她身上全副武装的还不是我们的礼服、我们的首饰和我们的皮具，难道不是贪图我们样靓价平？如果她非要自取其辱地和 Chanel、Amani 去比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？”

索菲一半谄媚一半真心地说：“夏小姐恁的好涵养。”

“有什么涵养？”我深吸了一口烟，“那种女人哪里值得计较，她被其他奶奶太太们打趣，心里窝囊，可不拿你们来败火熬性子？”

“我们的产品也不比国际大牌子差，却非要卖这么便宜，还要被她们数落！”索菲不服气地抱怨。

“怎会没差别？”我微笑，“质地、打板、细节处理统统细看不得，限量也不如人家那么少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哪来铺天盖地的广告费去满足这些淑女仕媛的虚荣心？”

“夏小姐，抽这么多烟对皮肤不好呢！”索菲婆婆妈妈地提醒。

我轻轻弹了弹烟灰，道：“不抽，做什么呢？生活真



是闷！”

“我要是拿您这样的高薪，公司配大宿舍大轿车，我就不会觉得闷！”索菲起劲地说。

我笑一笑，想说什么，又不知该如何接茬，只好无所谓地拿烟头在空中画一道弧。

“对了夏小姐，佟先生还在追求你啊？”索菲把脸凑上来。

我将脸一挂，说：“你哪只眼睛看见他追求我？”索菲吓得立即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我犹自悻悻，“下回再这样胡说，仔细揭你的皮。”

索菲吐了吐舌头，但依然喃喃道：“一天一束鲜花，还不算是追求？要是有人这样对我，我早和他私奔了……”

我想冷下声音训她，却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，说：“你倒是好哄，几束花就可以让你私奔了。”

“不是花的缘故，而是他难得有这份细心和坚持——每天的都不一样，根据季节月份还有不同的卡片和小诗。不爱到很深的地步，谁愿意花这样的时间和精力？”索菲托着下巴憧憬地说。



我从鼻子里“哼”了两声，道：“所以说你土，存一个户口给高级一些的花店，加点服务费，告诉他们在细节上多放些心思，还有什么办不到的？这已经是个体制化的社会了，分工越来越明确，连我们家的保姆多做顿午饭都得另算钱。”

“原来这样啊，”索非有点失望，肩膀沉一沉，但只是一瞬间便又高兴起来，“可是佟先生所有的衣服都在我们这里订！”

“是所有女朋友的！”我更正，然后欣慰地伸伸胳膊，“这可能是这些事情中的惟一收获。”

“所以看佟太太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也不值得羡慕了，被丈夫冷落成那样，还得出来和他维持场面。”索非忿忿地说，“我就是不明白，佟先生那么多情人，还紧紧追着夏小姐不放，不知道是什么心理！”

“什么心理？开头是好玩罢了——还没追求过职业女性呢，但商人的本性又不允许他无功而返，然后自己掉在自己设的圈套里，就此便上了瘾……”我掐灭了烟，轻轻吐口气，“不过因为是我们的客户，不便直接开罪，就陪他玩这场游戏也无伤大雅——只要不太过分



的话。”

佟太太叫佟腊梅，娘家姓什么反而没人记得。看得出年轻的时候也没怎么清秀过，不知怎的如此好运就嫁了这样一个有场面会赚钱的老公。不，佟太太并不是我们的大客户，相反佟先生倒是。因为佟先生对我有好感？并不见得。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若我们的东西不好他也不会来捧场——买我们产品一季的钱好养个三流小歌星了。他不是笨人，亦不是情圣。

6

这是一位大使的告别宴，这个月我是第二次来这家酒店了，上一次是为另一位大使接风。其实有时即便什么名头也没有，我也要想办法将这些上流社会的绅士小姐们定期聚一聚，借此展示我们新推出的服装与珠宝。

我们来晚了，但大多数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到，我心下略感安慰一些。玛丽一头汗地迎上来，说：“小姐，你们怎么现在才来？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我一边打躬作揖，一边往里走。

“要不要补补妆？”索菲踮着脚，跑在我左右。



* 薔薇の歌 *

“哎呀，还补妆呢，大使阁下已经到了。”公司里做售后的两个女孩急匆匆地迎上来。

“这么准时？还很少看到政治家这么准时呢！”索菲犹自唠唠叨叨。

我低喝一声：“让开！别在我跟前碍手碍脚！”

三个女孩立即在我面前自动消失。

我抽出吸油纸轻轻按了按鼻翼两侧，用无名指压了压已经涂抹得很均匀的口红，尽量气定神闲地走进会场。

看来短暂的迟到并没有影响先到者的兴致，他们正手持香槟或果子酒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交谈。大使一家已经先到，很惹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小女儿，面孔细致得好像最新一期为“美宝莲”代言的模特。外国人总说中国女孩子的年龄难猜，其实他们国家的女孩子的年龄更难猜，身材发育得好像十八九，可实际年龄也许不超过十三四——她们特别早熟。

公关部最近新招了不少女孩子，很多面孔还相当生，不过好在胸前别着我们公司的标牌。我拉住其中一个面孔较圆、看起来很机灵的女孩，问：“你叫什么



名字？”

“凯瑟琳，夏小姐。”那个女孩子乖巧地回答。

“凯瑟琳，去替我取杯酒，顺便看看索菲是否做好了上场准备。”我叮嘱她。

“好。”那个凯瑟琳应道，一溜烟地向门口跑，远远地又站住，“夏小姐要哪种酒？”

我觉得她在这种场合大声叫喊实属不雅，忙摆摆手，示意她不拘什么都可以。

那个被许多人围绕着、穿墨蓝色西装的就是大使，我需上前引荐自己，却不得其法，向周围看看，认识的人除了佟先生佟太太，别的尚没到。我没有和佟氏夫妇打招呼——索菲并没有夸张，佟太脾气之坏、嘴头之碎，无出其右，和她攀谈好比受刑。而佟先生也不知怎么搞的，自从对我暖暖昧昧地示意过后，整个人变得矜持万分，好像十九世纪末英国乡村出嫁的富家女，尤其在人前，故意地和我疏远了许多，有时甚至会表示不认识我。我虽然觉得好笑，也只好成全他。

左等右等也不见那个凯瑟琳回来，难不成迷路了？